

泰和縣志卷四十四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訥重輯

藝文志

議問對

碑記

郊祀議

歐陽德

按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之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議

一

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鷩禮天黃琮禮地圭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闕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禘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於上帝即宜於冢土成王遷洛用牲於郊即社於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既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為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為丘不

必於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大抵古不可悖亦不可泥
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為貴可也請備言之按圜丘方
丘周禮之文也南郊北郊則漢儒之說也不屋而壇虞
夏之禮也明堂祀帝則周人之制也周人不能盡用夏
殷之禮故漢儒不能盡明周禮之義後世又安可盡以
而據也哉意以惟地配天而無疆者也惟上下陰陽之
辨耳故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天無往而不在者也惟
精裡馨香之格耳故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雖然古者
茅茨土階掃地而祭簡樸之道尚難盡復而更定古制
固將求為可繼也則仍大祀殿以祀天而日月等天神
各為壇以從改山川壇以祀地而山川等地祇各為壇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議

二

以從至於各有廟食者各歸其廟不在祀典者不秩其
祀庶幾事簡易從古禮不悖矣

諡議

錢溥

天順六年九月吏部尚書致仕王公卒於泰和明年其
子稹告訃於朝得賜葬祭贈太保仍命禮部翰林院議
其諡曰夫有一代之偉人必能輔一代治化之隆而成
一代制作之盛皆天所遺非獨人致也昔我太宗銳意
文治首選公等儲用於翰林自授修撰以至學士進少
詹而陞禮侍內預綸綍之司拜冢宰而兼少傅出秉權
衡之任魁梧狀貌表儀朝著典雅文詞超邁古今含咀
乎英華出入乎經史是惟不言言可華國而傳遠是惟

不行行足率人而範俗如嚮遇皇上躬率六師祖征沙漠而公則慮虜勢叵測難以親追乃率衆疏留不從而遂致土木之變既建皇儲監國尋復勸進邠王如周公故事一唱百和靡然傾從而直則慮國本雖定中必有變乃獨齟齬不能止而卒遭廢置之難使其言皆得行則足以樹天威於不戰保神器於不危矣與夫佑護言路如林葉二都給事中雖違衆而不枉其材觸忤奸邪如光祿余亨雖遭辱而不渝其志謹飭簡毅不阿不激自然為世所倚重而况其文章翰墨傳布中外勒金石載簡策而被絃歌亦足以敷宏至道贊耀洪庥蓋國家中興自甲申抵今垂六十年間而公則全預斯文之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議

三

盛可謂德行事業壽考祿位兼備雖古盛世名臣何以加焉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守禮執義曰端以端而儷文宜兼而諡之曰文端謹識

問對

胡直

問禮曰禮自中出根於心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不仁者失其本心則禮不為用是故禮非自外至者曰禮者制自先王三千三百條貫匪一今也概求之心則將入於空疎而先王意荒矣世之譏者曰是區區心學者且將有齋戒而無盛服有恂慄而無威儀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中庸其終不可言崇禮不可語於先王之道曰是不然且子以為先王之禮果天降地出乎抑自其心而制之乎子

不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啟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為之然則三年之喪自人心之弗安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夷子從薄葬孟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詔之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他日過而視之其顙有泚其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然則厚葬之道自人心之有泚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於心然則先王之禮三千三百蔑不自人心矣孰謂心學不可崇禮而反違先王哉曰聞之禮本太一分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則果自心乎曰子又不聞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則太一天地陰陽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問對

四

四時鬼神之理固皆萃人心矣故惟人心敬而無失則以人而官天地和陰陽備鬼神序四時用五事無不至也豈自外至哉今之心學即毋不敬是也既毋不敬矣孰謂齋明而不知盛服恂慄而無威儀廣大高明而不能精微中庸者哉曰禮有器有數有文有義可弗知乎曰是何可廢因其時位勿之有慢焉爾矣將周知之乎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問孔子於仲弓原憲猶不許仁而許管仲之仁何也曰孔子未嘗許管仲也吾聞諸鄒先生曰子貢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明言管仲不如召忽之仁也故夫子舉其功而答曰如其仁言亦如召忽之仁而已非誠以管

仲為仁也故未有一體之心則雖如召忽之死管仲之功皆未可語仁而况不如召忽管仲者乎

問中庸首章自修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即性也中即獨知之未發者和即獨知之發而中節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炯然者無增也既有物之後鏡炯然者無減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即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即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一故也

易言乾道變化詩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子思言天命之性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曰天地之道貞觀曰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問對

五

月之道貞明子思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凡皆自天地言之未可以人心概也曰善乎而問之也夫君子之語道有語乎其所自者有語乎其所有者古之人恒語所自以明所有今之人則執所自以疑所有非徒疑之又從而仇之今夫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方其在先世慈父則謂之父祖之物及其自人子承之則疇非子物也於此有人焉對人子而談曰此乃若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若不得以有也則人子必艱然怒夫人子之怒非無故也誠以父祖之物自己承之即已物也而必執父祖而拒之謂人子不得有則將置人子何地人子惡得不艱然怒也故語父祖之所自以明人子之所有則可執父祖之所自以

疑人子之非有則必不可乃若繫辭所言天地日月之道子思所言天地之道皆自父祖之物言也而亦莫非子物也推而語之則曰天地之道散而語之則曰萬物之道合而語之則疇能外吾心

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又十年而後不惑何也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靜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動心同也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為性性即人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問對

六

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辟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即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故曰知天命曰儒者以窮至物理為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為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為過早而在孔子為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曰然

碑記

江西觀察使韋武陽公遺愛碑

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值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紇干衆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闢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核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碑

七

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狼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理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序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理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曾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梓州生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

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太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拜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因拜劔東南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

秦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碑

八

帥高崇文客軍遠門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溫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之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免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廡名為棟宇無不創焉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開闢廣衢南北七里濫洪汙壅築隄五尺長十二里隄成明年江

與隄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就成生遂手為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以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使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

秦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碑

九

助能為居守貫貸付與月載酒饋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隄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詞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為理

韋武陽郡公為江右名宦第一功在萬世余生平欽仰久矣茲值守土是邦謁詞展拜詢及遺愛碑文知雍正年間已燬於火慨然懼先型之就湮而後之人無由觀感也亟從通志中錄出重鑄貞珉以寄辦香之忱云爾巡撫豫章使者景東程含章敬跋

道光四年

題名碑記

曾于拱

大中丞河汾龍洲王公自貴陽移鎮虔臺甫年暮而文德洽於四省頌聲洋洋矣連擢少司徒總南儲則駐節吾邑以俟代始下車而減騶從崇節愛繼則問俗興禮勸學獎才士民咸尊親之八月上丁祇事於

文廟畢顧瞻鄉賢祠詢其人考其世而志弗載祠有碑二一為元劉將孫記一為正統間訓導盧耕記歲久剝落不可悉閱矣公語邑令尹侯從教曰鄉賢之祀尚賢也亦以示典型於其鄉也記載弗備後則何徵今宜立石題名以表章之覽者將有興焉其於風化豈無裨哉尹侯素重禮教聞命忻然遂偕舒學諭琛備稽諸賢名氏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碑記

十

次第列之識其爵里而各最其功行之大者系焉公枉顧拱命為之記拱辭謝不敢當鄉諸大夫聚而謀曰公之創是舉也表先賢而開來學所謂教思無窮恩至厚矣吾儕何能報亦何能忘惟公為文苑宗工倘得一言之重則斯石尤有光千載殊遇盍亟徵惠乎於是相率晉謁合詞乞言公曰吾托曾君意久定矣語云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同言而信信其所親今後進之所服者非鄉先生乎若其所親則必同時之先輩矣是吾立碑與託記之意也諸大夫唯唯復勉余以速成拱亦唯唯謹按劉公記於延祐乙卯祠名先賢在東廡後祀吾郡宋歐陽公胡公周公二楊公文公所謂五忠一節也同祀

則吾邑宋蕭清節曾忠愍二公云盧君記塑像相傳侍
講余公學夔有記而石亡矣舊志載其文云宣德戊申
侍郎吳公奉

勅理軍政蒞邑謂宜別建鄉先達祠邑令鍾侯乃建於西
廡右扁曰鄉賢祠仍八公即今祠也後忠節別立祠而
是祠專祀邑之先賢典制始合然未有記之者拱詣祠
下恭覽牌位首為唐學士羅公宋惟蕭公元則待制楊
公二曾孝子凡五人 國朝三十八人洪武永樂間大
儒名臣則有若徵士陳公王公尚書劉公文貞楊公侍
讀梁公文端王公嘉靖間則有文莊羅公先師文莊歐
陽公迄今萬歷則先君封郎中公以歲壬午入祀末為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碑記

十一

拱兄庠生其卒在先祀則隆慶庚午也忠愍公祀於忠
節祠暨紀善周公御史曾公同知朱公凡四人而編修
王公員外郎劉公二祠並祀總為四十六人尹侯奉公
命咸列於碑拱告諸大夫曰祠之為鄉賢也祀之專為
吾鄉先賢也百八十年於茲矣而始有碑吾黨之士入
是祠也瞻是碑也儼如見諸公矣而其節義文章德業
行履炳炳可述則又若親聞之也感慕奮發之心能不
勃然而生乎豈惟今日雖百世之下人心寧有異哉王
公之教思無窮如此恩誠厚矣無能報矣然公豈以是
為恩哉吾儕惟體公之教長者敦其晚節少者勵其初
志或仕或隱必以前修為法由之尚友千古而不已焉

自是俗日以善才日以盛人將曰此先賢流風之貽也
又必曰此王公教澤之延也所謂不能忘而藉以報於
萬一者庶在斯乎諸大夫胥謂斯語可復於公拱以稿
呈公曰言則質矣切矣登石可也然名邑多賢祀固盡
此歟拱曰賢而未祀尚有之若宋侍郎王公贄提舉曾
公安強忠勤偉績並載史傳而邑之人文自王公始
國初則隱士梁公蘭樂道肥遜與陳王二儒齊名天順
間宗伯蕭公暉宏治間司空蕭公禎治行風節為世表
儀五公蓋尤繫思者也公曰賢者之自修不以祀其傳
亦不在祀惟公論未宜没没并記之可也余出語諸大
夫又胥嘆服公之揚善無已如此於戲石立而名不朽

泰和縣志

卷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十二

先賢有知固必以為幸矣文獻足徵而無弗彰弗傳之
患是邑人之大幸也拱仕學無成且白首矣荷公不棄
得以鄙文寓名於石其幸不尤大歟謹拜手書以為記

都察院提牢廳題名記

歐陽德

都察院月委御史一人提調牢獄之事間以首領諸官
攝焉其署曰提牢廳御史始選入院必提牢一月而代
而未有不蒞事於茲廳者院之獄分理於十三道而繫
囚出入皆茲廳蒞主之凡扃鑰啟閉鈴板警巡桎梏徽
纆食飲藥餌下至溷圉滌除繁猥諸務無所不問所理
若細事而操舍之間失道得道所係至重有不可易視
者蓋聖人繫民於獄也以苦其形而動其心庶幾小懲

大誠遠罪遷善不敢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雖其刑入於死者苟悔過而畢命猶愈怙終以就戮蓋皆未嘗欲賊之也故大辟雖當論決猶反覆疑讞求得可生之道以幸無死而况忍死至於無聊而速斃焉然則制獄之意其不可知矣乎而提牢者寬過則縱而無所懲嚴過則虐而有所不堪怠以疎則弊滋釁啟不免意外之患矯而密則瑣瑣爾矣惟子惠庶民者其於罪囚若其子弟之癩癩狂迷赴湯蹈火而懵於所為也其拘繫束縛之使知悔改若加之針艾投之瞑眩之藥欲其恍然以悟冷然以醒而與之並育也是以寬而有制嚴而不害適操縱疎密之宜而卒以無他是謂生物之心宜民之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碑記

十三

政其道將優於天下而况牢獄之事乎廳故有木版列前人氏名創自宏治間御史趙秉倫厥後增置續附懸版浸多所列自成化癸卯七月御史李子經而下若干人一以歲月先後為序攝蒞者附註其官以別之然其間或多闕謬至是御史劉子崙始蒐補考正易以石碑於是數十年來諫院諸賢凡其立節朝著振風畿甸貞度方岳肅政邊圉以至涉藩臬晉臺省樹偉績而垂休聞者其氏名茲皆可考見焉才以年練德與歲成功以時崇名以漸達而規摹所就政體失得則往往於初試既足占之故小者大之基也遠者近之推也謂遠大是圖而近小不足務非知本者也可不慎哉共成斯舉者

御史朱子有孚宿子應參姚子一元陶子欽臯蓋章往
詔來論世尚友將於茲乎在謂陶子嘗學於予也相率
請文紀碑之所始

遊玉華山記

施閏章

登快閣西望玉華山蜿蜒城下謂可縱馬立至也出城過
水田間蹊路傾欹輿人皆側足行久之過赤峽有老栢數
十株自此登陬陟嶺折入邃谷佳石如林可坐可倚太常
蕭公伯玉置莖草龕前有巨石屹然相望山豁江見足爽
人意進一里許高樹婆婆得石蓮寺其林杪懸棧飛亭跨
越寒澗前輩楊寨雲書其亭曰浮槎其陽曰飛練蓋泉出
萬山驚流憂石雨則瀑布旱亦鳴玉泉甘如醴相傳蕭楊
秦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記

十四

兩先生過此輒盤礴坐卧為竟日留時孟昉烹葵進酒携
書畫數卷展對泉上余喜甚用卷中韻留詩亭壁日晡穿
山腹陟玉華頂瞰江城如指掌而三顧諸山氣若素練垂
垂下接於江趨歸及山麓雨將至矣予又成峰頂一詩孟
昉曰玉華舊無名作今自公始請併書之以貽後人

伐蛟記

梁機

蛟卵生龍屬也故靈龍神物雖處江湖潛湫潛壑不遺山
谷宜也蛟之孕而成形率常在山谷間何耶古老相傳僻
陵幽阜雉與蛇交精淪於地聞雷震則入地以次而下達
於泉積數十年氣力已足又以雷聲奮起而上暴遂瘳往
往裂岡陵蕩田園漂沒廬舍人畜而迫不可防蛇雉之說

雖不見於記載然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雉之應雷說文及他書皆常志之又易離為雉南方火熾故雉性精剛而焱悍爾雅以為絕有力奮者而與蛇非類而交則雉入水化為蜃蜃亦蛇類暴物也雉未入水而交蛇則以暴交暴矣昔太元中司馬軌之將雉媒下醫其媒屢雉野敵亦遙應試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晉中朝武庫中忽有雉人咸怪之司空張華曰此必蛇妖所作即搜披之果得蛇蛻則夫蛇雉之交又何疑焉禽經云雉交不再化書云雉不再合儀禮注謂雉交有時彼亦各有取爾矣至詩刺衛宣之淫亂則曰有鷩雉鳴謂雌雉也又曰雉鳴求其牡不曰求雄而曰求牡者豈非求非其類而與之交

秦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記

十五

歟詩人之言即蛇雉之明驗蓋物感變化有未可以常理推測者大約雄鳴上風雉鳴下風眸運而物化悉陰陽之偏氣所孕結其為跡也怪斯其為害也亦大古聖王知其然故於季夏有命漁師伐蛟之令於夏季正蛟出之候先時伐之著在月令補救之要務也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而伐之方法箋疏無聞焉歷來郡邑歲以水災告者蛟害或過半賢長吏亦無如何申請賑恤而已余退耕閒居心竊憫之頃歲復次京師得魏先生諱廷珍伐蛟說頤為之解豈非凡司牧者之所宜亟講而施行之者哉魏之說曰伐蛟之政曠世未見舉行而災害不已嘗考月令載伐蛟之文古人多伐蛟之事蛟以卵生數十年而起生

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鳥雀不集其土色赤其氣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冲於霄其卵入地自能轉動漸沉地泉其形既成聞雷聲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遠聞似秋蟬鳴悶在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而不能飛可以掘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聲響漸大不過數日候雷雨而出多在夏末秋初之間一經雷雨穿山破岸水沸潮湧而害不可勝言矣善識者在春夏之月觀地之色與氣及未起二三月間掘土三五尺餘其卵即得其大如甕其圍至三四尺餘先以不潔之物下而鎮之多備利刃刺之其害遂絕或冬雪後其地圍圓不存雪不生草木再觀其土與氣色掘得其卵煮而食

秦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記

十六

之味甚美土人經歷之言也又有說鐵與犬血及婦人不潔之衣埋其地以鎮之蓋蛟非龍引不起龍非雷電不行鐵與穢物所以制之也又有說蛟畏金鼓夜畏火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即或起而作波但見火光聞金鼓之聲其水勢必退又云蛟畏荆以荆汁能治蛇毒也又聞深山老人云夏秋連日兩夜則豎高竿掛一燈籠可避蛟也諸說頗近理故錄以通行是皆得之經歷之故老善識之士人則而效之災何自而生耶按古有蛟鮓又有龍醢蛟為人害宜食其肉龍之潛在山湫者假雷電以起蛟罪亦當烹然不可嘗得而醢魏說以鐵穢鎮之使不能動則亦如纍囚然為醢之未滅矣蛟與龍皆畏金鼓余

往在太原嘗罹雹災聞五臺山北臺下有池約二畝皆毒龍所宮昏霧不開人不敢近每當夏時則攝深谷寒暑不消之冰雹於介內出而飛灑所過粟麥摧折無遺大或穿屋破瓦郡邑苦之而其來也黑雲成團內藏多龍然亦僅蔽其身距地不過三五丈輒聚數十百人疊鼓鳴金齊聲以噪之火器以響之龍驚瑟縮不敢更施其暴隨逐而馳如捕蝗然驅之出境遂得以免魏說制以金鼓非明証歟又爾雅翼曰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以人火逐之則燔熄而燄滅魏說高竿燈籠不有義據哉且夫月令一書周公之時訓也蓋非聖人不能作唐太宗謂為王政之大經取以冠禮記之首呂氏春秋本述時訓閒

秦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記

十七

叅以當時語言亦述者之常漢人徒以太尉秦官黔首秦民之文疑為不韋所撰猶之謂陰符為韓公子之書同一妄而已矣夫陰符頗寓機謀雖未必出於太公然元通深妙決非七國時公子遊士所能見及當時未遭秦火古書尚有存者或世遠失次二子特述而修明之耳魏公此說傳成於總漕務時憫災在念誠儒者道心矣顧民事非所專司通行當亦未廣又其伐蛟一節第著其法而原始缺如避蛟三說則皆傳聞無徵從來奉職守土之臣竭蹶目前以獵能名寧計及於深山窮谷之務而為此迂緩之圖其在事之拘儒無徵不信或影響其說且煩委曲教導慮日力不足遂因循而不果行嗟夫曹丕謂五行惟火不能

生物程頤謂蜥蜴無為電理鄙識貽笑曷足以通方而為
民物賴也哉夫政在養民亦在教民教之以去害而養道
得矣一方得善聞風者思奮而教道廣矣曾何政之難舉
教之難入乎要在一無倦之實心以行之賢守仁牧取是
說毅然而施教焉則法施於民亦悍災亦禦患三善具備
於以顯今時而垂聲於後詎不偉哉而余微引見聞而取
魏說表據疏義示以直信以作能行者之志亦不無小補
云

邑侯劉公去思碑記

王允中

今上御極元冬我邑侯劉公由

廷試特簡來視事旋迎太夫人養於官推誠保赤錫類廣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記

十八

仁不數稔政簡刑清民濡其化頃以丁艱卸事益令
泰十有年矣清風溢署四座蕭然邑民負城郭居鄉
陬遠至數十百里或百數十里耄夫孺子暨薦紳衿
佩士咸奔奠而助之賻將去民不忍離思所以留之
於例不可爰謀構亭樹石紀侯德政垂白耆鰥之老
踵門而以記屬予予謂侯之德在民心侯之政自在
人口奚以記為且侯茲去他日趨遷入

朝其德政將及天下其功業職在史官區區百里治績寧
足為侯多哉雖然世有為民牧者當其在官非不赫
赫有聲一或解組民直視若途旅求如何武所居去
後常令人思自非有以深入肌膚未易得此於民也

秦號忠義舊矣雖土瘠民貧而風俗頗淳綏之以仁禮則易為治馭之以法術亦難為理侯蒞政寬厚明恕無任法無矜才疾惡不為己甚有功不使人知故其培養休息以有此十年也戶無逋賦矣而未嘗擾以追呼民鮮罹法矣而未嘗威以刑酷嗟夫愛秦人以德愛秦人以和無貴賤老幼莫不怙恃之者侯以前吾見亦罕矣茲去也宜民之不能忘也蘇氏曰思之於心欲存之於目斯石所樹觸目斯存見斯樹者如見侯之政矣或且咨歎憶慕安得復見侯侯之政不熄則民之思不置思不置雖謂侯之政千百年而如在也可是記也固以表侯之厚於治秦而秦之酬

秦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碑記

十九

侯以厚也亦見其概矣予何能以不文辭侯諱崇字學山陝西直隸興安州漢陰縣人雍正乙卯拔貢故為之記并繫以詩曰

其一 帝重民牧慎簡賢良澄江之滌武姥之陽劉侯受命來牧是邦汰其繁苛慈仁滿腔 其二 祇祇庸庸

求民之莫撫之摩之疲瘵胥樂匪察而明伊愛能博人亦有言治於魯卓 其三 田疇殖矣勸課尤勤子弟

誨只牖迪孔殷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侯久於政怙恃斯民 其四 侯任秦和忠因孝教侯歸漢陰成忠全孝

民之懷矣攀呼遮道侯之去矣芾棠翹翹 其五 西伐貞砥紀侯政事明德清風山高水清不有其人誰嗣

其治千百斯年於侯是眎

遊佳山記

袁宗聖

雍正庚戌余館仙槎之圓通寺寺即瑤山麓也瑤山雄峯
撐天翠嶺峻嶒與寺門相當層嵐映霞峭壁懸瀑雲吐滃
鬱頃與天連晴霽則蒼翠欲流較列如畫玉華斌姥蜿蜒
西北三顧南峙狀埒筆架瑤山撑起半壁稱東鎮馬陽岡
先生所題為溪山第一處也自春徂冬目送心醉着屐莫
遑歲杪二三同學請偕往余乃欣然從龍南塘迤邐而上
步仄逕梯危嶺路轉峯迴稍可舒步遇崎谷勢若奔騰不
容駐足躔山腰凭絕頂見多奇石廉稜有若牧羊羣引而
上者有若飲馬牛沂而下者有若大龜蹲而息者又有若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記

二十

猛獸猙獰森然欲攫人者約一舍有奇忽聲傳空谷清以
越鏘然而永午鐘鳴也緣攀而升尖聳中窅獲平地嵬豎
三清殿瓦皆範黑金為之殿石稜稜歷落負土而出若雞
冠然余曰志所紀雞冠石斯其是與山人曰然此瑤山椒
也時攜有酒環坐而飲山人指數前之泓然而深者為煉
丹泉佳王二仙翁采鍊所也纍然而起者為衣冠塚傳昔
真人仙去其徒取衣冠瘞之為引而前問八耳鍋圍棋石
未能適陟也已而眺龍洲槎水村落碁置烟火相望隴畝
交通澄江一帶遙如匹練抵定巖僧舍數椽半倚巖竅蕚
然磊砢玲瓏剔透涵泉窪者二松翠染衣澗流澄耳幽窳
杳靄差可人意面聳危石橫亘嵌懸曰通仙橋稍前即簣

山先生讀書巖儼若屋舍天然門戶折而北怪石對峙似
兩人相視莫逆俗呼為雙童講道造設歷歷山之勝於是
焉最遐矚情思忽又無際起視瑤巔屹然天半矣夕陽山
銜飛鳥林趨相與攜手而歸諸子曰是遊也無以紀之不
可因篝燈為之時十有二月朔八日

櫺星門記

鄭 修

學宮之有櫺星門也其位在大成殿前戟門之內其
制設三屏如三峯中隆旁殺棟聳瓴高四楹屹立下
有泮池巍乎煥乎殆宮殿之一大觀也雖稽之典籍
考之廟制幾莫辨其所由名而樹設相沿所在皆然
及至撓折必從而更新之此固賢有司之責抑亦鄉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記

二十一

紳士之任也泰和為江右名縣縣故有學宮中有櫺
星門門宜與宮稱利在更新余承乏以來自愧力薄
無能為役課諸紳士於大成殿及戟門等處固已次
第得羣賢有力者捐助而重新之獨櫺星門尚仍舊
不足壯觀公餘躊躇正需其人一日飲賓蕭君益先
皓首龐眉肅衣冠來謁曰宮殿已極完美櫺星一門
得毋猶煩顧慮乎請備良材全此鉅舉余聞而壯之
君即命冢嗣大學生名魁經營量度選材擇匠督理
周慎不數月而工畢規制藻飾視昔加壯麗焉其費
若干金諺有云眾工易舉獨力難為蕭君不誠為其
難哉門既落成宮無缺事春秋二仲展禮於

至聖先師集諸生行列其間仰而瞻焉伊誰之力余正不容無言以記之竊思吾儒舉事上視乎理之所當為與力之所能為斯毅然為之事後之吉祥福澤非所冀也今蕭君不吝貲財勇於赴義亦止盡所當為與所能為而已矣然其次嗣彥魁即以壬辰歲試受知於府憲李拔取冠軍學憲曹取補弟子員次年仲孫洵又以弱冠補弟子員聯翩繼起安知非先聖先賢所默相而速之達乎余因記櫺星門之所由成而見二生之相繼謁

廟遂並志之以為邑之士大夫勸

惜字亭記

姚頤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記

二十三

古者書用方策儀禮疏云方板也策簡也簡據一片策編連之也其書為古文其筆或木或竹其方策厚重可藏棄不致有散棄之虞自後世易以紙而用毫筆又變大小篆而八分變八分而隸楷而行草於是作字者愈便而字紙之棄遺者愈多至於城郭市廛間評物價記簿賬米鹽凌雜動輒盈篇累幅及其無所藉用則土直視之或覆瓮甃或糊窻壁甚且雜委諸塗泥而不之惜矣夫字者天地之靈秘與聖賢之精英所賴以發揮昭示而人因得之以開其曠而導其蒙者也棄而棄之於理非順而於心匪安烏乎其可哉余嘗讀文昌垂訓文謂王沂公之父每拾遺字以香湯洗焚因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字當令曾參生

汝家未幾沂公生故命名曾又云楊全善埋字紙五世
科李子才葬字紙一生顯爵而世之奉其說者更為之遞
徵其事若李夢得久困童子試王廷楷三十無子皆以敬
惜字紙一則自擢科第官左叅一則連舉四子成進士補
諸生而江陵郭化鄉者少遇異人語以壽止三九且無子
乃發願惜字紙不少怠年至二十七商於外偶泊船登岸
見字紙麩爛滿地一一拾之遂徹曉而同泊者先發至前
途皆遇盜化鄉獨以遲得免及歸復生子且以壽終此其
尤奇者夫果報之說儒者不言然其昭昭不爽者如是則
亦誠可以翕然勸者也又况字之本所當敬為出乎理之
順而心之安者哉同邑搢紳士諸君規地於城隍廟之左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記 廿三
側相與醵金建鐵鑪一座而石以護之亭以覆之且以購
產權子毋以給僧令每歲散竹簍於市間俾各投其所廢
而月一收而焚之甚善舉也亭成因顏之曰惜字而以記
屬余余既備推字紙所以棄遺之故而要之以不可不敬
且復以所聞果報之事觀縷而臚列焉亦庶幾所以勸善
之義乎抑又聞練川許公自俊於鄉試號舍前恍惚見一
字筐傍有朱衣神指示曰子前生乃天界寺拾字僧也今
當食報矣是科果得舉明年登第歷官至都御史然則僧
之於是役也其亦可以勸也夫

泰和縣新建試院記

黎 燮

嘉慶十一年春余蒞泰和下車時觀其山川粹美知

邑乘所稱天地清淑之氣萃焉者信不誣也繼迺周視四境絃誦之聲比戶不輟期值科試將聚邑之士扃而試之邑創試院堂廡翼然蓋鳩工庀材於三年之前而未歲也促先治號舍畢卜吉試士得人二千有奇憑坐筵列秩然不紊拔王君培春為多士首是科王君入泮即舉於鄉同榜有王君新恩王君溧蓋同姓者三人於是邑人聚而慶曰美哉始基之矣輸資襄事者倍踊躍於前逾年歲試時則堂室落成矣試畢請予為記予維號舍既設視曩時集試縣廨勞逸迥殊固已多士往來城中瞻此隆然煥然而懸想夫風檐寸晷得抒所蘊以期一日之知者其興起者其激勵又當何如也

國家久道化成薄海內外人才蒸蒸日起泰和文士與西江他邑無多讓往歲舉鄉科捷南宮者亦先後接踵繼自今砥礪有加如東里整菴諸公名臣醇儒且相繼輩出當不僅以兩及第三傳臚誇一門之感而已院號舍東西分列可容二千餘人有堂有齋有室繚以垣墉既安且固前楹宏敞可以試武規製美矣備矣其倡建之本末經費之多寡捐輸之姓名董其事者別記於石不具書詩有之莘莘萋萋誰嚙啗

所以稱為吉人吉士者為多士詠之為多士期之又
有之芃芃棫樸薪之頹之所以承宣
作人雅化者竊自凜之更為後之守斯土者勸也

泰和縣志卷四十四終

泰和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記

二十五

